

论《阿 Q 正传》

张天翼

未庄文化也是赵太爷文化，这套文化对于赵太爷他们很有用……他们就把这一套东西来造好一个文化摇篮，让你在这摇篮里长成人。

这是一篇论阿 Q 的奇文。作家张天翼才情喷发，与阿 Q 展开了对话，俏皮中带严肃，幽默中显深刻，剖析了阿 Q 灵魂中的种种劣根性。文章虽然提及阿 Q 生活环境的恶劣，却着眼于他的不觉悟，不争气。阅读这篇文章，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《阿 Q 正传》。

文章最后说：“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，是在重写着《阿 Q 正传》。”你能举出一二个例子证明吗？

可怜的阿 Q，自从你一被创造出来，你就一直被我们大家笑着。

老实说，这决不是一种看得起你的笑。刚刚是相反：这笑——倒是带着讽刺、带着轻蔑的。有时甚至还带几分憎恶。你在调戏静修庵的小尼姑的时候，酒店里的人能够赏识你的勋业而笑，可是我们办不到，我们只能一面笑你，一面又非常讨厌你。

而看到你做人处处失败了，这又使我们在笑里面带着眼泪。我们同情你，可怜你，可是你偏偏自以为你是胜利者，于是你更可笑，而我们对你的怜悯——虽然是隐藏在笑里面的，倒是更深厚了些，更深进到我们的心底里了。

你也许会很诧异：什么呀！怜悯？同情？这是些什么玩意儿？

不错，这些——你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的。你在世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得到丝毫人与人在相互接触的那些温暖。

虽然有人夸过你，说你“真能做”，即使这就算是一句正经话，那也只是说你对他们有用处，只是把你当做又会割麦，又会舂米，又会撑船的一个活行头，并不是把你当一做有血肉，有灵魂的“人”来同情你。而这句话倒使你很高兴，你周围的人所能给你的高兴，至多也不过是这一类罢了。

那么，我们对你的怜悯，在你当然是完全生疏的东西。不但生疏，大概还会使你不高兴吧，因为你原是自以为处处胜利的，而现在我们竟对这胜利者加以怜悯，这不是明明给你这胜利者一个侮辱吗？

我们知道你，你模里模糊地在找出路，想要阔气起来，想要做一个未庄出人头地的角色。你要是真到了那一个地步，而又是照你阿 Q 那样做人法，那么你就也许一点都不可怜，倒是可憎恨了。

然而没有法子，你巴不得我们能够不怜悯你只憎恨你，可是你竟没有交那鸿运。

真的，现在我们并不恨你，也没有谁对你愤怒，因为你配。

你有那一套阿 Q 见解。你深恶“假洋鬼子”及其洋服及“哭丧棒”。你对于“男女之大防”向来非常严，认为一个女人在外面走，一定是要勾引野男人。你刚一听说革命党，就以为那是造反，造反就是与你为难。总而言之，你为什么要坚持这些见解呢？

外器器式器文个一段盘来

那你自己不知道，你自己说不出什么理由。

纵使“先前阔”，可是你总没有进过书房。要是你先前阔得和赵府上一样，你竟也读了书，能够有茂才相公那样博雅的话，那就可以把你的阿 Q 见解装潢起来了。

假如是那样的话，那么你的深恶“假洋鬼子”，你的讲求“男女之大防”，你的反对“革命党”，你都

有一篇大道理好说，说的未庄人都肃然起敬，而你后来的闹恋爱，后来的居然“投革命党”，居然也跟“假洋鬼子”合作，你照样也都有一篇大道理好说，说的未庄人都肃然起敬。

不过，这么一来，你对你那些见解的坚持方式，也就不成其为阿 Q 的坚持方式了。你可不会干那一套，你全没有管这些阿 Q 见解对于你阿 Q 到底相称不相称，到底有没有什么矛盾。你干得很天真。你不是替你自己打算，也不会替你自己辩护，你的“正气”真是为正气而正气。

从这一点说来，我们就觉得你实在可笑，可厌、可怜之余，还似乎觉得你多少总还有点可爱。因为你的这种干法，是出于你的纯真，毫没有什么利害打算。

谁也不来怪你，你那些阿 Q 见解原来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，绝不是你阿 Q 自己的所有物，这只是未庄文化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。未庄文化熏陶你，影响你，灌输你许多见解，教你去痛恶剪辫子，痛恶革命党，而对于那些在外面走的女人，对那些跟男子讲话的女人，大声说几句“诛心”话以当惩治。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一切革新都斥为异端，而深恶痛绝之，这才叫做“正气”呢？——这个问题不该拿来问你阿 Q，只应该去请教赵太爷他们。

赵太爷他们是未庄的头等人物。他们是未庄文化的支持者，传道者，甚至于又是创造者，未庄文化也是赵太爷文化，这套文化对于赵太爷他们很有用，也像神话之对于僧侣很有用一样，这二点，赵太爷他们自己有没有发觉，那我不知道，总之是这套神话对他们很有用处。他们就把这一套东西来造好一个文化摇篮，让你在这摇篮里长成人。

于是你所卫护的，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卫护的。你所要排斥的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排斥的。真是，你想想看，假如他们不用这些未庄文化来培养你们未庄小角色，而随你们去接受“异端”，那么，赵府在未庄就不能有那种气派了。八古佰

然而，你莫明所以。这样，你在这一方面，也就仅仅是成了一个行头——一个支持赵太爷文化的行头，并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“人”。

你或者以为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也要替人做行头的吧，但你这样的命运，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？我不打算跟你谈什么哲学的问题，只就你的“行状”来说吧。

自从你进过城，在城里欣赏过人家的杀头艺术之后，你就赞美得了不得。“咳，好看，杀革命党。唉，好看好看……”你从来没有被别人把你当做一个“人”看过，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同情这东西。你也就失去了人性，接受了那“看杀头”的文化，幸灾乐祸，以人对人所施的残忍行为为快。可是你到底是渺小的，你顶多只能够用右手在王胡脖子上“嚓”地直劈下去。你可不能真的杀人，真的去创造那种杀头术。

能够创造那种杀头艺术的，是赵太爷举人他们。要是没有他们去创造，你就压根儿无从“好看”起了。

0 虽定其里心冰单

而结果来了一个“大团圆”。你终于做了杀头艺术的祭品。你是喜欢看人杀人头的，这回轮到别人看杀你的头了，你这才记起你四年前在山脚下看见过的狼眼睛，而现在的人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，你“看见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”——使你什么也说不出，并且还要吃你皮肉以外的东西。他们似乎联成一气，已经在那里咬你的灵魂。

这些可怕的眼睛，不正是杀头文化里哺养出来的吗？你不也有过这么一双眼睛吗？

唉！只有在你自己做了他们的祭品的时候，你这才想起——大概是你生平第一次吧——想起了“生命”，你叫

救命……

可是迟了，唉，阿 Q，迟了！

你的命运，你的所以失败，也同是这样的。你在未庄生活里熬炼成你这么一个阿 Q，你身上装满了赵太爷的未庄文化，而结果，你做了他的牺牲品。

在未庄你仅是一个打打流浪，做做零工的小角色，你是一个弱小者，而且是孤零零的生活着，没有一个朋友，也没有一个亲人，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你，没有一个人来将心比心的替你想。人家只是看你“真能做”，这就用得着你时要你，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。人家高兴时就对你恶作剧，不高兴时就凌辱你。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第二种生活。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兄弟朋友的情谊这东西。你只认识天地间有一种赵太爷之流的上人，那是最强者！还有一种小尼姑之类的下人，那是最弱者。而强者当然是应该支配弱者，欺压弱者，当然是应该给弱者一点苦头吃吃的，因为未庄向来是这样，所以也就理该这样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要是赵太爷忽然体贴你起来，你倒反而会不舒服，会看他不起，而且认为他颠倒了是非黑白，而视之为“异端”而排斥他了。

就这么着，赵府上要你来舂米，一直舂到点灯的时候，你毫无不平。赵府因为你调戏吴妈，借此不给你工钱，还扣下你的布衫，你也不争半句，赵太爷和秀才拿大棒打你，用官话骂你做“王八蛋”，你也完全忍受着。地保两次间你讨了酒钱，你也乖乖地把你最后的财产孝敬他。

还有，甚至赵太爷不准你姓赵，致使你一辈子没有一个姓氏。你也不抗辩，也丝毫不怎么样。看重姓氏，这原是赵太爷的未庄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项。你的攀同宗，倒其实是这一项精神的表现和发扬，然而也只有赵太爷他们才配看重他们的姓氏。至于你呢，你可连姓氏都不配有。

水这简直是赵太爷未庄文化里面的一个矛盾。

可是，“你姓赵吗？”——你不开口，你还忍受了赵太爷亲手给的一个嘴巴。

像赵太爷那样的人物，可用种种来对待你阿 Q 这样的人物，你是无话可说的。

所有未庄“那伙鸟男女”也可用种种来对待你，因为他们比你强。

你一生受尽了人家的欺压、侮辱、玩弄，虽然是强者理该这样对待弱小者，可是你到底也不怎样愉快。你心里其实是愤怒的，你想要像个“人”样的站直起来，想要报复，然而你又挣脱不出这未庄的生活和文化的圈子。并且你连想也想不到要挣脱出去。你倒是把你自己束缚到这个圈子里面，以为人生该如此。而假如有人要逃出去的话，你反而要对他深恶而痛绝之的。于是，你老是想要站直，可又永远站不直。这是你自身上的一个大矛盾。

那么你是怎样解决这个大矛盾呢？——你有你阿 Q 式的解决法。

别人打了你，骂了你，这除开使你有生理上的痛苦之外，还有一件更不可忍的事，就是——这是对你的公开侮辱。这会使你颜面扫地，大概一个人越有弱点，就越怕人家因这而看不起他，蔑视他，因此，他总是时时刻刻把自尊心放在心上，你正是这么一个讲自尊心的人。那你当然心里不高兴，想要报复，至少至少，你也得要自卫。

但是，你都办不到，你是一个弱小者，连你非常蔑视的王胡，都能够扭住你的辫子去撞响头，连小 D 那么一个又瘦又乏的穷小子——你也只不过跟他打一个平手，你怎么还对付得了别的人呢？于是你只好自己宽慰宽慰自己，在精神上来取胜，说是“儿子打老子”，不过人家还是不饶你，连你这聊且快意的“精神胜利法”都不容你采取。于是你只好又退一步，拿“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”的“第一个”来取胜。而只在赛神那晚上被赌摊抢了你的钱之后，你就把你自己的脸权当作别人的，痛打了两个嘴巴来取胜。

真正到了万不得已，退无可退的地步时，你还有最后“法宝”：忘却。

你虽然有这么一套“精神胜利法”来解决你自身那个矛盾，可是事实上——你总不免还有一肚子闷气。你这就掉过脸去，向那些比你更弱小的人身上去发泄。你也仅仅乎只在更弱小者那里，能够得到一点形而下的真正胜利。

这是你解决自身上的矛盾的第二个办法。

就这样，你在酒店门口建立了一个大勋业：你欺侮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，你调笑她，你还扭住她的面颊，而且“再用力地拧一把才放手”。她只能满脸通红，逃走，只能用带哭的声音骂你一句，她简直无法反抗，而你可就十分得意地笑起来。

你后来到了赵太爷不准进赵府的大门的地步，你的雇主们也都听了这个风，不再用你做短工了，使你发生生计问题了，你就只好另打主意，去偷东西。但是你决没勇气去偷赵府，去偷使你挨饿的赵府。你倒是打上了静修庵的主意，因为老尼姑和小尼姑都没有力量来抵抗你。

赵太爷可以欺压你，而你也可以欺压尼姑们，这原是你的阿 Q 哲学。

果然你干得对，你又得了胜，偷到了萝卜，你仅遇到了一点点小惊慌，那就是静修庵里的那条黑狗——它居然要反抗，居然咬你，嗨！原来那条黑狗是不理解你阿 Q 的哲学的。

赵太爷们及其手下人纵然都不把你当“人”看，并把你教养得使你自己也忘了你是一个“人”。但一个“人”的欲求——你还是有的。饥来必须觅食，要另寻活路，有时候还要想到“女……”。

这些，哪怕赵太爷们极力反对，你自己也极力反对，然而，这些东西自会来作怪的。所以你居然也去偷东西，居然也闹恋爱，居然也要去“投革命党”。

诸如此类的行为，明明是跟你的阿 Q 伦理学相冲突的。

咱们在前面不是谈到的吗——你的阿 Q 伦理学并不是你自己的东西，只是赵太爷他们的，而你呢，你有你的阿 Q 生活，有你可怜虫的生活，你的伦理学跟你的生活，那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。

唉！就是这么一个矛盾——使你的恋爱成了悲剧。

你既经动了心，一想起小尼姑骂你“断子绝孙的阿 Q”，你就真的担心到怕你“无后”，这理由正当到极其正当，但其实是促使你更想女人而已。夫子孙者，一定要跟女人睡了觉而后才会有者也。涨赵太爷当然有老婆，秀才也有他的秀才娘子。他们怎么能够找到女人的呢？——他们当然有他们那套的生活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，有他们那套恋爱观或婚姻观，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那套方式，去选上他们认为合适的女人。

为可是你没有自己的这一套。

要是你去找到一个马马虎虎的女人，或是找到一个渺小不足道的女人，那么也许你会恋爱成功，不过成问题的是一即使你找到了，你一定不会把那种女人看上眼，你只会吐一口唾沫走开。你偏要去找上吴妈这个“小孤媚”，而她正好也是跟你一样很“正气”的女人。

凡是跟男子说话的，“一定要有勾当了”，而她们又偏生要装“假正经”，所以你只要一有意，就不怕不会上手。这些认识使你很有把握的去求爱。而使你失败，害得你好苦——正也就是这些见解，你只有赵太爷式的两性观和恋爱观，可是不配有赵太爷式的恋爱法。你只会跪在吴妈面前，用你阿 Q 所想得出的方式，说你阿 Q 嘴里所能说得出的话，“我和你困觉，我和你困觉”。

真是，你这样还不活该倒霉！

你简直是——连一丁点儿恋爱技术都不懂得。这或者是由于你一向“正气”惯了，不屑跟女人们打什么

交道，因此就毫无恋爱经验，不懂得什么恋爱技术吧。可悲也夫！

可不是吗，你始终没想到跳出那个未庄式的生活和文化的圈子。就是你后来的居然想要去革命，也还是没有跳出，也还是在那个圈子里打旋。

向来你是深恶革命党，可是看见未庄人那么害怕革命党，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都害怕，你就知道革命党比举人老爷赵太爷他们都强得多。你想你一去革了命，你就可以在未庄出人头地，就连赵太爷他们也成了你脚下的弱小者。你不单是可以出一口鸟气，而且你还可以得到真正的胜利，可以任意去欺压全未庄的人，可以任意支配人家的命运，正如现在别人支配你的命运一样。

你想像到“未庄的一伙鸟男女”的好笑，他们跪在你跟前求饶命。“谁听他”，你得把小 D、赵太爷、秀才、假洋鬼子，一齐杀掉，连王胡也不留。你得叫人替你跑腿，去替你搬元宝，洋钱，洋纱衫，还有秀才娘子的那张宁式床。而同时——“女……”的问题当然也就容易解决了。

还有许多事情，许多好处——那一时还来不及想到它。总之，你的梦假如一旦实现了，那你就什么也不缺。你还会有一个可贵的姓氏，赵司晨赵白眼还要到你这里来高攀本家，叫你一声太公，替你做事，地保也成了你的手下人，邹七嫂也会成了你府上的上房行走。那时你也许强讨了小尼姑和吴妈(只可惜脚太大)做小老婆。但同时——你可又会命令停止一切女人在外面走，并严禁女人跟男子讲话，以免有所“勾当”而伤风化。

到了那时候，你可就成了未庄的袁世凯。那一套老未庄文化就真正对你有了用处。你会更建立一些大勋业，比如——凡未庄人有剪辫子者，必处以重刑，穿洋服拿“哭丧棒”者亦同罪。又如“长凳”不得称为“条凳”，违者严惩不贷，并禁止王胡等流氓在未庄闲逛。而未庄所有的出版物上，凡是“癩”字以及近于“癩”的音，以及光、亮、灯、烛诸字样者，一概严加取缔。

但你即使做了未庄最强有势的角色，你上面也还是有更强者的，比如城里的举人老爷和把总他们，那不用说，你在他们面前，你当然还是保持着你那付可怜的阿 Q 相——逆来顺受，而只用“精神胜利法”来宽慰你自己的。

然而你的梦无法实现。

你要“革命”，可是你对于革命——也像你对于恋爱一样无知。你不晓得该如何“革命”法，这一层，未庄文化简直没有交代过。不但是没有交代过，并且还只是使你痛恶革命党，叫你认为“革命党便是造反”，造反是跟“你”作对。这也很像你的两性观使你不会有办法去恋爱一样，你的革命观也使你不知道怎样去革命。

这么着，你只是想“投革命党”，或是心里这么想想，你就以为你得胜了。

你向来是有这个巧妙方法来解决你的矛盾的。

不过，这矛盾并没有真的解决。这个，亦犹之乎你的“精神胜利法”之不能使你完全满足，而你这须向更弱者身上去消愤一样，你单是在心里想想“革命”，这在你是不够的。

于是你要去动手。

可是当然——你决不敢到赵太爷他们头上去动手，虽然是赵太爷他们“那伙鸟男女”逼得你“从中兴到末路”，逼得你那么想，“革这伙妈妈的命；太可恶，太可恨”，但你总不敢去“革”那些鸟男女的命，你向来是服服帖帖让强者欺压你，而且这是该当的，你当然就碰都不敢去碰他们一碰，你向来只拣软的吃。

现在，你就自然而然又看中了静修庵。

你这种阿 Q 式的革命，仍旧是从你那阿 Q 哲学出发的。

到底你是打算怎样革命法呢？要“革”小尼姑吗？要“革”萝卜吗？还是要“革”一此别的什么东西？

那我们不知道，那大概连你自己都不明白。

总而言之是，你迟到了一步，别人已经去“革过一革的”了。

凡是有好处的事，人家总是比你先一步得到。而你总落了空。人家比你聪明得多，比你有能力得多。

即如赵秀才那类人吧，他本来对革命“深恶而痛绝之”，而又非常害怕。他是决不准你革命的。可是革命终于来到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赵府在未庄的威风要倒地了。他一定要另想办法。他如果要保持他赵家原来的老地位呢，他就应当要见风转舵，于是他跟历来也不相能的假洋鬼子携手，“咸与维新”。

这是你所料想不到的。

然而要是真正革命了，真是成了中华民国，彼此都是处于平等身份的话，赵府在未庄也还是会失掉原来的派势。这当然不行。顶好是换汤不换药，只在形式上“革”他一“革”。这就来了一手带象征味儿的革命；打碎了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龙牌——仅仅乎是一块龙牌。此外呢，一切都照旧。甚至于连赵秀才的辫子也还是不肯剪掉它。城里的举人老爷本来还怕革命党造反，用乌篷船装东西寄到赵家的，而现在倒当了政务帮办。带兵也照旧带兵，不过叫做把总就是了。而赵太爷他们在未庄，依然是人上人，依然是头等角色。

这也是你料想不到的。赵秀才他们也是跟你一样，“革命”革上了静修庵。他们似乎也实行你的阿 Q 主义，只拣软的吃了。不过这种说法很不公平，而且是忘了本。因为你的阿 Q 主义

原就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呀。你看，他拣了一个最稳当最安全的办法，并且又保得定大得全胜。果然，他们给了老尼姑不少的棍子和栗凿，顺顺利利“革”过了“命”，还顺手带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。

可惜他们没有叫你！

如果他们来叫你的话，那你当然也就会把那伙鸟男女的“太可恶太可恨”忘得干干净净，倒是兴高采烈地跟在他们后面，听命于他们了。

然而他们不要你。你以前嚷着“造反了！造反了”的时候，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你看。赵太爷竟还怯怯的迎着叫你“老 Q”，然而现在——他们再也用不着害怕你，因此也就用不着看重你了：赵秀才自己也去革了命哩。并且你于他们没有什么用处，你还远不如赵司晨、赵白眼他们有用。你要到“假洋鬼子”那里去投他，难怪投不进去了。

什么，只许他们造反，不许你造反？你在痛恨之余，只好又想出些话来聊且快意：“好，你造反，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！我总要告你一状，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，——满门抄斩——嚓！嚓！”

这么一来，仿佛始终支持未庄文化的，始终排斥异端的——倒是你阿 Q 了。你的“正气”反而远过于赵秀才他们了。

而你被人抓到城里，在大堂里开审的时候，你自然的跪了下去。这跪，原就是为了尊敬他们老爷们而设的，是他们使你跪的。可是现在老爷竟叫你“站着说”。可是你始终支持这种屈膝文化，又跪了下去，致使老爷骂你是“奴隶性”。

这在你真是一部奇怪的命运。

赵秀才和“假洋鬼子”他们造了反，他们没有“满门抄斩”，反而是你这个并没有“造反”的阿 Q——人家倒把你抓到城里，把你判了一个死罪。

这在你真是一部奇怪的命运。

赵家的抢案你没有参加；你还没有本事去犯那种罪，只不过在旁边暗地眼红而已，但做了牺牲的是你。这只是为了把总老爷“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，抢案就是十几件”，要挣回他把总老爷的面子，就拣上你阿 Q 做“示众”的家伙。

唉，阿 Q，你就是这样下场，你糊里糊涂活着，你就糊里糊涂死去。

吹，阿 Q，这就是你的一生！赵太爷他们的未庄文化就箍住了你一辈子。人家教会你讲求“男女之大防”，给了你那一套两性观和恋爱观，致使你恋爱失败；而人家有女人。人家教会你排斥异端，给了你那一套革命观，致使你革命不成；而人家倒跟假洋鬼子同去建立了功勋，进了“柿油党”，弄到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。

人家总比你强，要是你能够稍为强一点儿——比如说，你在城里混的那一向，不仅仅是一个在门外接东西的小角色，而是一个比较行一点的贼的话——那么未庄人还能够对你保持相当的敬意。然而你，其实你“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”而已。你到底硬不起来。就这么着，人家可以从你手里买你那些很便宜的赃物，地保可以取走你的门幕去；而你呢，仅因为你也曾经在城里帮助人取走过人家的东西，人家就可以逼你走到“末路”，地保还问你要每月的孝敬钱。人家可以借故扣你的工钱，可以拿你的香烛罚款留给赵太爷拜佛用，可以把你的布衫扣下拿去做衬尿布和鞋底布；而你呢，你对赵府上的东西碰也不碰，可是出了抢案之后，人家倒把你当做强盗办。

这种一切够多矛盾！——而这就造成你阿 Q 那可笑又可怜的命运。

假使你不是生活在那个强吃弱，大压小的未庄世界里，而你能够被人爱，被人帮助，而你会去爱人，帮助人，那你才是真正做了一个“人”。

你要是真正做了一个“人”的话——请容许我重说一遍——那么第一就要你挣脱得出未庄文化的箍子，能够立直起来。

现在——我们整个民族正是走着这条路；这是跟你阿 Q 命运正相反的一条路！

这样，我们就要看清你阿 Q 之为人，然后我们各人——我们民族中的这每一个分子，都把自身检验一下，看还带有你阿 Q 灵魂原子没有。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霉的灵魂原子，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，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路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，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，甚至或是受阻碍的。

那么——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，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。

而事实上，自从你这个阿 Q 被创造出来之后，我们民族许多有良心的艺术家，都是怀着极大热情，在不断做这些洗涤灵魂的工作。

这也可以说，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，是在重写着《阿 Q 正传》。